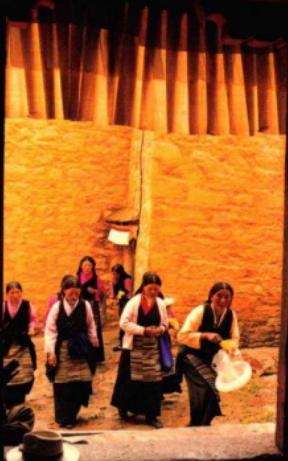


XI ZANG YOU ZONG

西 藏 跟 游

■ 马书林

辽宁美术出版社



XI ZANG YOU ZONG

西 藏 跟 游

■ 马书林

辽宁美术出版社

西藏游踪

西藏游踪

西藏游踪

西藏游踪

西藏游踪

西藏游踪

西藏游踪

西藏游踪

西藏游踪

ISBN 7-5314-2434-7



9 787531 424345 >

ISBN 7-5314-2434-7/J.1449

定价：70.00 元



西藏游踪

XI ZANG YOU ZONG

■ 马书林
辽宁美术出版社

选题策划：吴成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游踪／马书林摄. —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0.5
ISBN 7-5314-2434-7

I. 西… II. 马… III. 风光摄影 - 西藏 - 摄影集 IV. J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6887 号

辽 宁 美 术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 29 号，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89×1194 毫米 1/16 字数：10 千字 印张：10

印数：1-500 册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曲 薇 李静波 责任校对：曲 薇

封面设计：刘 瑶 版式设计：刘 瑶

定价：70.00 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ren.com

目录



前 言

006 - 010



人 物

037 - 068



风 情

071 - 102



民居与建筑(1)

105 - 120



民居与建筑(2)

123 - 154



雪域行—— 魂牵梦绕香巴拉

马书林

藏族，神奇的民族；雪域，神秘的土地。1999年的暑期，我们一行6人沿川藏公路驱车驶入这块向往已久的神秘世界。我们此去藏区是沿着世界最高的公路之一的川藏公路行进的。从四川省成都市出发经雅安、康定、甘孜、德格、昌都到拉萨，全长2400多公里。公路的海拔高度大多在2000米以上。我们翻越了二郎山、大雪山、贡嘎山、折多山、雀儿山，大多数的山峰终年白雪皑皑；经过了川西、藏东一片片茂密的原始森林，参天古树蔽日遮天；跨过了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三条大川汇集冰川融雪和山溪，奔腾湍急。一路上风光旖旎，山色壮观。此次藏区之行，圆了我多年的雪域之梦。

藏区的天、藏区的地、藏区的山、藏区的水、藏区的人。如同巨大的吸盘，紧紧地吸引着我。无垠的天地，奇异的山川地貌和风土人情，让我这个来自平原的汉子至今魂牵梦绕。

从我们的汽车驶入二郎山那一刻起，我们就进入了连绵不断的山区。二郎山拔地千仞，山势险峻，岩洞交错，怪石嶙峋。公路贴崖临渊，环山而筑，路边开满不知名的小花。晴天时，瀑布、溪流、葱郁苔翠的森林总是被大山挡得半阴半阳，背阴处色彩浓郁，阳光下色彩绚丽。巍巍奇峰与涓涓小溪相映成趣，仪态万千。而阴雨天时，乱云飞渡，大气磅礴。当见到山坡上的牧民与牦牛从大雾中走出来的瞬间，就如同水墨淋漓的山水画一样美丽。

翻过二郎山就是大渡河。二郎山是川藏公路上第一座大山，大渡河是川藏公路上第一条大河。我们在泸定见到了那举世闻名的铁索桥。

虽然是“大渡桥横铁索寒”，但时有当地居民手扶脚踏铁索，或背着孩童，或担着货往来于两岸。铁索下，峭壁夹峙的大渡河水汹涌咆哮，而铁索桥上的行人面不改色如履平地。公路沿山临河伸展，山水环绕。时而两岸林海绵延，山葱水秀，分外妖娆；时而河谷幽深，两岸峭崖陡壁，巨涛拍岸，震撼山岳，惊心动魄。

在川藏公路上翻山的概念与内地完全不一样。不论翻过哪座山都是越走越高，而所翻过的山也是越来越大，与内地山的差异也越大。那些大自然的奇景伴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形成了明显的差别，给人以不同季节的感受。山麓是四季常青的田园，山腰是原始森林浓密，山顶是白雪皑皑。真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如果说二郎山还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的话，那么从翻过折多山口，见到那块海拔4298米标牌的那一刻起，我们便开始悠游于现实与超现实两个梦醒与梦幻世界之间了。只有到了这里，才能深深感受到，现实生活的概念不仅仅包括人们的所作所为，也包括人们的所梦所想。

翻过折多山口就好像穿越了时空断层，以后翻过的山，走过的路都与我们以往所见完全不同。那种博大亘古的感觉不是我们在看电影、图片时所能感受到的。只有你走进这一切时，你才能真切地感受和理解在那里生存的人们为什么会那样古朴纯洁，充满幻想和梦。就像那里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蓝天，纯净得可爱，那特殊的生存环境，使藏族人更多地具备了形象思维和梦幻意识。他们的灵敏直觉、神秘主义的心灵感应、完美的天人合一的生存模式，有如艺术家的浪漫与象征化的思维方法，都有别于汉民族。甚至可以说幻想与梦是藏民族现实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你进入这个地区，走近这个民族，同时也走进了那诗画般的梦境。这块土地使得我们一时间忘却了自我，为之吸引、动容。也许我们今天拥有的现代工业文明是他们还未拥有的，但他们今天拥有的纯自然生态，是我们今生今世直到永远也追求不到的。

沿川藏公路行进时，宛如一本风景画册一页页翻开，我们感受到的是一幅幅生动的写真画面：牧民们憨厚的微笑；孩子们天真质朴的嬉闹；近处强烈阳光下的草原、河流；远处纯净的蓝天、白云、雪山。举目所望，具有浓郁藏族风格的民居、黑岩石般的牦牛群、白云朵般的羊群、簇簇拥形单色跳跃的野花，体现着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震撼着我们这些都市人，让我们激动万分。这里远离现代文明的人们使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人类纯朴自然的品质和现代都市难以见闻的远古文明的气息。有人称，雪域高原是最后一块“西天净土”，是人间的“香巴拉”。

藏族是一个笃信佛教的民族，佛教教义家喻户晓。小孩儿一出生就被笼罩在浓郁的宗教气氛中。无论男女老幼，都将佛像或经文装入精致的宝匣或以呢革佩戴在身上，这被认为是免祸避灾、滋生幸福的护身符。藏人家里均设有佛龛，供奉佛像。每户人家的屋顶都插有经幡。藏人对喇嘛寺庙及供奉的一切神物都虔诚敬信。信佛教的藏人遇到寺院、宝塔、玛尼堆等都要按顺时针方向从右往左绕行。如走反了，被认为不仅没有功德还会受到神的惩罚。藏区的寺庙随处可见。寺庙有大有小，最大的寺庙如拉萨西郊的哲蚌寺，建筑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从拉萨向北眺望该建筑，群楼层叠，鳞次栉比、雄奇壮丽，宛如一座美丽的白色山城。那些最小的寺庙称为“目曲”，多建于深

山峡谷风景佳胜处，专供活佛高僧静修功德，研习佛理。那里环境寂静清幽，仿佛世外桃源。

在雪山环绕的世界屋脊，藏族人一代代繁衍生息。在与自然和现实的斗争中，他们创造并形成了独特的生存方式。他们对物质生活要求并不高，只要有吃有住就行，但对精神生活要求却很高，庙宇祭坛随处可见。可能是因为那里天大地大，人显得渺小无助，所以对自然产生一种畏惧，演化成对神佛图腾崇拜的心态，精神慰藉高于物质需求。

藏族不但是信佛教的民族，还是崇拜万物的民族。他们认为凡是地球上存在的事物都有生命，都有灵性，都有权利受到尊敬。藏族人对于神佛魔域的虔诚态度感人至深。那里寺庙多，神像多，所以在藏区各地的山间、路口、湖边、江畔，甚至大树旁，都可见到一座座以石块或石板垒成的祭坛——玛尼堆。

值得一提的是玛尼堆石刻。每座玛尼堆都由数百块石板堆砌而成。每块石板上，都刻有五颜六色的六字真言或神佛造像及祈祷祝语，看上去都如艺术品精品，精雕细刻、美伦美奂。从每一块石刻上都可以看出藏区民间艺术家们的虔诚挚爱和他们默默无闻、不求功名地把每位信徒美好的心愿永远铭刻于人间的伟大。石刻不仅是表达虔诚心灵的所在，也是藏族民间艺术家施展天赋的地方。静观石刻、经文、佛像，刀法粗犷流畅、构思神奇高妙。玛尼堆又称“多崩”，就是“十万经石”的意思。在雪域高原，找一块石头或石片比找一张纸容易得多，这大概就是藏区的人们把愿望刻于石板之上的原因。精雕细刻的石板添加在玛尼堆上，形成玛尼堆山丘，这山丘自然成为了西藏民间艺术的宝库。玛尼堆是蕴含着藏族民间艺术家们心血的结晶，是民间艺术家或施主对神佛和宗教的膜拜；也是他们行善积德以求有个美好来生的修持。看着这些石刻能感觉到藏族人民对生命的热爱，与万物共存于世的博大胸怀。

寺庙是敬佛的，而玛尼堆是敬神的。在这个拜物世界里，佛是有数的，而神是无数的。据说每一个玛尼堆都是敬献给某一种神灵的。其中红色石砌玛尼堆（奉献给年神）最为常见。惊人的难以计数的垛垛石堆，堆砌着虔诚祈愿，有如同佛殿里那难以计数的敬佛的酥油灯一样的用途，只不过是摆在这荒漠空旷的高原上罢了。这片亘古博大的土地就是这些神灵的大殿。代代人所砌的玛尼堆、所筑的庙宇数量之多，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难以想象的。由于没有污染，在这里举目远眺，那些玛尼堆格外醒目。在稀薄的空气中，这一切都有一种梦幻感，让人深深刻地感动。

每当藏人穿越山口的时候，便随手捡拾一、两块石头放在那不成形状的石堆上。有时也会放一、两块布或牧羊鞭、羊及牦牛的骨头或头角。据说为玛尼堆每添加一个石块，就等于吟诵了一遍经文。在山上的玛尼堆上面或旁边，往往都插有木杆，木杆上拴有绳子并牵向树或山崖，就像伞的结构一样。由一点出发引向一面或几面的粗牦牛毛绳上面悬挂着串成的蓝、白、红、绿、黄五种颜色的布块或纸条，上面印满了藏文祈语经文或神佛造像，称作“风马”。由一个支点支撑的无数条挂满了“风马”的牦牛绳即是经幡。经幡随风摇动，据说每摆动一次就是向上吟诵一次经文。翻越山口时都要一边过山一边同时向天空中抛撒着木版印制的各种颜色的“风马”纸笺，一边大声呼喊“啦擦喽”，意为神（山神）必胜，恶魔必败，以求

取平安出行。我们去参加阿须草原格萨尔王神庙开光庆典的这些人，驱车翻越折多山口时，也按藏人风俗一遍遍高喊“啦撒喽”，并向空中漫天抛撒彩纸“风马”笺，此时真有历史上恺撒大帝征战得胜而归，浩浩荡荡通过罗马凯旋门的感觉。

由于日积月累，使得玛尼堆年复一年地增高，经幡年复一年地增多。经幡上印的、石板上刻的、转经筒里藏的、信徒口中念的，是那“常读常新”的著名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在西藏，六字真言随处可见，充耳可闻。它是普造雪域高原上强烈的宗教神秘氛围的重要因素之一。

塔公寺是我们进藏区见到的第一座大庙。大殿后有无数大小不一、布局错落有致的白塔。我想这座寺庙可能是以此得名的。最让我惊奇的是塔公寺由金色转经筒所构成的外廊，金色转经筒一个挨着一个的排列，围着塔公寺外墙足绕有几百米之长。外墙的棚顶是用雕刻着经文的石板，一块块一层层铺砌而成的，看上去就如同北方屋顶上的青瓦一样。寺院后山坡上满山的经幡，其色微红，层层叠叠，随风飘舞于青山之上，如同形式巨大的行为艺术，宏伟壮观。而为这行为艺术的策划制作，不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而是几代人和整个民族。即使再冷静的人，也无法不被这巨大的动人魂魄的画面所撼动。

在川藏公路上还有一处庙宇给我印象很深，那就是大金寺。站在大金寺大殿屋顶上巨大的金色铜铸藏经撞旁，面对金色的有着两个护法神鹿的巨大法轮和那法轮背后深远的苍穹下的苍茫雪山，你会感觉自己面对浩瀚宇宙时的渺小、浅薄，而周围的一切是那样的强大神圣。就连一群群被我们惊飞的鸟鸦，也比内地所见的要肥大得多，甚至有一种不真实感。寺内有几处涂着白粉的土黄色残壁在阳光下诉说着它们久远而坎坷的故事。穿着绛红色袈裟的喇嘛与那绛红色的寺庙高墙若即若离。不知道为什么寺庙里有这么多绛红色？那流动的绛红色的点与那不动的绛红色的面构成了寺庙里年复一年的平凡与不平凡的日子。时光在这里静止，空气在这里凝固，即使最优秀的摄影作品也无法准确地表达出此时此景。

想起了蓝天下穿绎红色袈裟的喇嘛，自然也想起那白云下穿杏黄袈裟的尼姑。绿山坡，一个很美的名字，而那庙里的尼姑比那地名还美。她们在皑皑雪山前为我们表演了优雅的自编自导的尼姑舞，在佛殿楼上色彩浓郁的餐堂里为我们摆设了丰盛的藏餐。这里远离了尘世，一切纯净得让人心动，恍惚间不知是梦中还是梦醒。

由于藏区地处高寒，自然形成了藏族独有的民族服饰特色。沿途所见牧民，清一色身着藏袍，给我印象极深。由于这里年温差小，日温差大，所以即使在盛夏季节，早晚天气也很凉。牧民们穿着很厚的呢制藏袍，中午气温升高时，就褪下袍袖来调节体温。大概是由于草原天高地阔，人烟稀少，为易于识别，这里的人们无论男女，都喜爱穿色彩明亮耀眼的服装。游动的人群，鲜明的色彩给高原的天地间增添了闪烁的亮点。

牧民们身材挺拔，肤色紫里透红，看上去英俊健康，没有甜俗感，有一种淳朴的美，憨实的美。牧区儿童给人的印象是眼睛又黑又亮，大而透明，表情极为生动。而成年人大概是因为生活终日辛劳，长年累月饱受风沙及日光曝晒，使得他们的眼神看上去迷茫深邃、若有所思，微带木讷之感，仿佛在永远注视着现实之外不可见的远方，只有在微笑的瞬间才释放出动人

的光芒。牧人们笑起来的时候格外好看，是一种值得信赖、令人心动的那种极为灿烂而美丽的笑容。

在藏区的牧民家做客，我享受到一种特殊的“饮料”——酥油茶。味道怪怪的，但很好喝。听藏族朋友说，这是将茶砖放进水里文火烧制的。茶中加入少许盐，放入小块酥油，上下搅动，使水与酥油完全溶合。许多外来人起初喝不惯那股特有的膻味，但一旦喝上几次之后就可能上瘾。其实我觉得很像蒙古族人常喝的奶茶。

藏区牧民的主要食品是糌粑。糌粑是把青稞炒熟之后用手研磨成粉粒，加入少许茶水，再用手指抓捏成干而不散的团团的一种食物。听藏族朋友说，再加些酥油、奶渣和糖，味道更好。据说一般牧民不专门做饭，只在晚间烧一锅藏式稀饭也就就可以了。藏式咸稀饭，是用麦面做的疙瘩，再放些干肉。牧民没有炒菜的习惯，顶多是煮些肉丁。他们不太喜欢吃蔬菜、水果。他们特别喜欢吃肉，但只吃偶蹄类牲畜，不吃奇蹄类牲畜。还喜欢把牛肉风干后吃，干肉可以经年不坏，无须再次加工就可食用，易于收藏，便于携带。牧民的食物看上去很简单，但当你看到他们吃饭香甜的样子，会觉得他们是在享受美味佳肴。

牧民们的帐篷是由他们亲手编织的，所用的材料大都取自被称为高原之舟的牦牛。帐篷是牦牛毛织的，帐篷绳是牦牛毛编的，帐篷桩是用牦牛角或羚羊角做的。帐篷的搭建是以一根横梁为支架，两根立柱做支撑，四周是用牛毛绳或牛皮条拽紧的。帐篷是牧民在广阔无垠的草原生活中，自己营造的遮风避雨的温暖世界。在帐篷附近还有山石或草坯垒成的牛圈、羊圈，棚圈与帐篷之间还必然要拉起一根挂满五颜六色的祈福“风马”的经幡。经幡在狂风中哗啦啦地响，传说这是高原牧家对雪山之神的祈祷和呼唤。

藏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蓝天白云下那无垠的草原就是他们的舞台。那金属般具有磁性的高亢歌声，那雄健的翩翩起舞的身姿在天地之间是那样的美，那样的和谐。

藏人不但节日唱歌，祈神唱歌，劳动唱歌，就连调解纠纷也要唱歌。生活里无处不飞满歌声。喝酒有酒歌；打酥油茶有茶歌；走路有路歌。在草原上随便喊来一个小孩让他唱歌，好像也可以赛过内地歌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藏族人是从少年唱到老年，从出生唱到死去。大概藏人从学说话时即会唱歌，学走路时即会跳舞。进学校读语文学拼音，也是用歌唱的曲调诵念，就连喇嘛念经、尼姑诵背，也是以独特的旋律吟诵出来。他们的歌声就如同高原牧场上的徐徐和风、淙淙小溪，任性随意地吹拂流淌。当歌声以低低的喉音发出的时候，迅即转为昂扬激越的花腔，跌宕沉落下去之后，又以周而复始的旋律涌出，似乎是在重复那说不完道不尽的世世代代的感慨。那总是冷不防起自后半拍的突兀而高亢的曲调，使外来人在这种时候会感受到强烈的震动，然而很难描述被震动的感觉。歌唱，使藏区的男人憨态毕露，使高原的妇女妩媚动人。歌声里，就连风烛残年的老者也显得生机盎然、充满活力。歌舞之中包含了难以言喻的一切。藏族歌舞之美，似乎体现了一个高原民族在艰苦生存环境中乐天知命的豁达，而这种豁达观已构成了他们的基本人生态度。

藏区的牧民，要时常搬迁。除冬、夏草场大迁徙之外，平日里，即使找到一处最丰美的草滩，住不到个把月也还是要举家搬

迁。大概是经常迁移的原因，一般藏民的家产比较简单。一顶帐篷、一群牛羊，便是赖以生存的全部家当了。而辽阔的山野，丰饶的草原是牧民赖以生存的巨大空间。一户牧民与另一户牧民之间的距离往往是十几里甚至上百里之遥。我们到阿须草原参加格萨尔王神庙开光祭典时，看到方圆几百里的牧民都带着家人来了。他们搭起临时帐篷，是来参加开光仪式的赛马及盛大的庆典仪式。难以想象，牧民们千里迢迢地汇聚在一起，要克服怎样的艰辛！足见藏民们是怀着多么虔诚的心，来表达敬祖先、重神灵的崇拜之情，重礼仪、敬宾客的朋友之谊。

此次高原之行，有一处让我心灵震撼的地方，是位于雀儿山域的圣地——新路海·雀儿山以它的高崇险峻而著称。它以变化万端的云海、一览众山小的雄姿、耸立的冰川、巍峨的雪峰、逶迤不断的山势，使人赏心悦目的同时惊叹不已。当朝霞洒满山顶和夕阳映照雪峰的时候，景色尤为壮观。新路海是缠绕在雀儿山间的一湾湖水，它宛如天际飞来的神河，无风时平如镜面、神奇静谧，有风时层层涟漪、冷峻洒脱。清澈透明的湖水由于光线的变化，竟会呈现出深浅渐移、均匀丰富的各种蓝色。新路海依傍在山间，在九曲十八弯里坦荡荡地流淌着柔情。在牧民们的心里巍峨的雀儿山就是勇敢的小伙子，而平静的新路海就是依偎在小伙子身边风情万种的美丽姑娘。风和日丽的天气里，山水影影绰绰，草山草滩相连，延伸到山色之中，融为一体。左面山低而平缓、娟秀俊美，右面山高矗群峰、气势磅礴。徜徉在这异地的山水之间，似可感受到永无穷尽的岁月流逝带来的变化，不知在此灵异之地，曾感叹过几世古代人。

新路海湖光山色之中处处景观妖娆妩媚。雪峰闪闪，青山幽幽，波光粼粼，斑斓绚丽，奇松怪石伟岸雄奇。湖边珍禽奇兽出没，湖内五彩鱼儿游弋，时时散发着一种天上人间的气息，真是个神奇而令人陶醉的地方。静卧在远离尘嚣、松软如床的湖畔草地上，掬一捧冰冷柔滑的湖水，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吸吮湿润清新的空气，以闲云野鸟为伴，再细细观赏山坡上微风吹拂不知名的野花，惬意得很。当穿过低矮的灌木丛和郁郁葱葱的乔木林时，脚上常常被沼泽水洼所湿。我们在干燥的高原上旅行久了，一下子融入这纯净而湿润的空间，真是莫大的享受。想不到，人间竟有如此净土，真是妙不可言。

新路海，碧波连天，是一个永远风平浪静的高原湖泊。当我探身将手浸入湖水时，感到雀儿山的冰川海水即使在盛夏里也冰凉刺骨。我们生活在内地都市，人潮车海，拥挤喧嚣，钢筋水泥的“方匣子”把人们与自然隔绝。忽然来到这人迹罕至的天地，深深感到我们真应该经常将生命之舟停泊在这宁静之海，以领略只有在大自然面前才能体会到的无懈可击的最完美的境界。

为充分享受这美丽的景色，我们搭帐篷宿在新路海的湖边草坪。那一夜，我们燃起篝火，捞鲜鱼，喝鲜汤，放声高歌，惬意之至。当盛夏的月光半明半暗地从天窗斜射进旅行帐篷时，当新路海叮咚的水声在舒缓地流动，可以全身心感受着大地深处有节奏的颤动时，我觉得灵魂与生命似乎已交付给了那个纯自然的世界。人与宇宙、人与万物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遥想明亮的日月之光，似可聆听阳光发射出金链般的声响，似可抚摸到月光洒下的水银流泻。倾听莽原浑厚低沉的叹息，小草们的喁喁细语，由此感悟出世间万物交流融会的生态。我们一群人以纯生物的喧闹呐喊畅快地加入了那个大地交响之夜。

离开新路海，我们来到了一个有些像美国西部小镇的玛尼干戈。小镇上房屋很少，藏人三五成群，街边拴马桩上拴着各色的坐骑，时有藏人牵着驮着巨大包裹的牦牛或赶着羊群走过。我们在小镇打尖、车刚一停稳，即被一群不知从哪里冒出的藏人包围，刚才还寂寥空旷的小街突然热闹起来。他们手拿各种藏式手饰和民间工艺品出售。那精美的藏刀，黄密蜡藏珠、红珊瑚石、绿松石的项链，以及各种耳环、手链、腰佩等银饰品，价格低廉，我们经不住诱惑，纷纷解囊相购，顷刻间人人手中捧满了中意的藏族工艺品。

从小镇出发，翻过两个山梁，一览无余的阿须大草原展现在眼前。蓝天在草原上空无限地伸展，天上的云朵也别开生面。它不抽象，好像具体得可以触摸。浓浓的、乳白的或浅灰的云块熙熙攘攘，凸现在地平线之上，像巨大的群体浮雕。常常看见阳光将云朵的巨大身影投向草原山坡，形成斑斓的大地图案。如果正值中午，阳光蒸腾起草原蜃气，从地表袅袅上升作疾速摇曳流动，如幻术般托起远山，远山被气体所隔，望去如悬浮在空中的海岛。地平线的另一端是大片大片的蓝天，蓝极了，美极了。

当我们的车队刚刚驶入阿须草原，从山坡上就跑来一支马队。行至引导车前，就像船头划破水面一样，马队分散从车队两侧鱼贯而行。马背上的骑手肩背猎枪手握彩旗，在首马骑手的带领下，一边摇旗呐喊，一边在路两边的绿草地上狂奔。他们把那句我们此次藏区之行学会的唯一藏语“扎西德勒”喊得震耳欲聋。“扎西德勒”的意思是吉祥如意。藏族朋友们告诉我，这句话是在藏区的友谊通行证。对这一衷告，我们一路上每试每灵。我们在都市里很少看见马队，更何况是几百匹骏马在这么近的距离上穿梭奔跑。那场面令我激动万分，我忘了高山反应，跳出汽车，端起相机同马队一同奔跑起来。由于高速的连续拍摄把莱卡相机都“累”坏了，至今还没有修好。那时对于我来说就如同回到孩童时期一样。所见所闻使我感到新奇而兴奋，在特意为我们准备的宿营地的甬道两边放着数个装满牛粪的水桶，有的还在上面放上鲜花，意味着吉祥如意的祝福。见面都要敬献绢丝哈达，而且哈达的质地、长度与敬献的形式都有很多讲究。

当天晚上，我们入住查查寺喇嘛为我们专门搭建的节日用的白色绘有蓝色图案的巨大帐篷。半夜下起了雨，雨水从支帐篷的木杆与篷布间的缝隙滴落在我的脸上，把我惊醒。睁开眼睛在手电的光柱中第一眼看见的是我的被子上有一只小小的青蛙瞪着大大的眼睛同样惊奇地也在看着我。阿须草原上的青蛙小得让人不敢相信它是真的。那一夜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打着雨伞睡觉。早晨在帐篷后面的小溪洗脸，虽是盛夏，溪水也刺骨冰凉。早餐是在最大的帐篷里席地而坐，在草地上摆放的藏式卡垫上吃的。这里的一切都离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差甚远，那种人生体验即使一生只有一次也让人终生难忘。

庆典开幕式那天，但见风和日丽、蓝天白云、碧山红墙。山坡是天然的看台，人群层层叠叠、漫山遍野、熙熙攘攘，草原是天然的舞台，彩旗飘动，鼓乐喧天，骏马奔腾。查查寺的喇嘛们法号齐鸣，信徒们手中的转经筒在旋转，戴面具的喇嘛在上演慢悠悠的传统庆典藏戏。天、地、人同乐的宏大场面至今仍萦绕于心。

八月初，在阿须草原格萨尔王神庙开光庆典上，我有幸结识了德格印经院院长色吉先生。谈话中，我对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德格印经院产生了访察了解的愿望，遂不惧劳苦，改变行程，随色吉院长翻山越岭至德格县城。德格县不仅以它的古印经院著称，同时它还具有引人入胜的自然风貌。到德格县要翻过雀儿山，德格县就坐落在山那边的脚下。当我们驱车从雀儿山盘山而下的时候，在县城附近的山坡上因爆了一个车胎，只得停车换备胎。天已渐黑，暮色中我眺望如列队远去的兵马俑般的山林，俯瞰山后垂直而下的深谷，眼前则是依稀可见的水溪农田和草滩。这里，到处是山谷草地上最常见的朴素的蓝色、黄色和紫色花朵。前面山路转弯处有几株不知名的黑绿色的树，树下是当地人因地制宜修建的松木阁楼式民居，楼旁是晾晒谷物的高大木架。印满经文的彩布从杆顶长长地飘到地上。在风中摇摆起舞。似祈福更像吟诗一般舞动的经幡，使我的心随山风呼啸动荡，深深感受到那空气中气流的速度和力量，一种不寻常的感觉油然袭来。

德格印经院（德格吉祥聚慧院）是西藏文化的宝库。整个建筑红墙平顶、古朴庄严，有浓郁的藏民族建筑特色。院内藏有自唐以来历代木刻经版21万多块，内容涉及历史、传记、藏医、藏药、历算、艺术、佛教等各类内容。走进德格印经院的人，无不为其藏品数量之多、艺术质量之高而惊叹。

在我们的行程中，几次观赏了藏区的一种独特艺术形式——藏戏。这是一种戴有面具的广场剧。观看藏戏，即使听不懂藏语，你也能对每个出场的人物有所了解，也能感受到藏人对人、神、魔、怪的爱憎之情。藏戏面具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图案很特别，深受藏人喜爱。在藏戏中，蓝、黑面具是渔夫、猎户、武士戴的；红色面具是国王戴的；绿色面具是王妃戴的；黄色面具是活佛、仙人戴的。红色是火的象征，意味着威严、猛烈；绿色是水的颜色，表示平和、柔顺；黄色则象征吉祥。告密者和巫女面具半黑半白，显示其两面三刀的性格。魔妃戴丑恶狰狞的巨大面具，给观众带来压抑和恐怖。平民老头老太婆的面具，大都用白布或黄布缝制，眼睛、嘴处都挖上个窟窿，显得朴素憨厚。藏戏的演职员也是分为两类：一种是藏戏团演员，

0、经幡与牦牛



一种是寺庙喇嘛演员。藏戏团演员演的藏戏，角色中戴面具的较少，且剧目多为神话故事。喇嘛演员演的藏戏多为佛教故事，大多角色戴面具。我们一行中的普林先生对藏戏了解颇多，蒙他指点，使我们对藏戏中的两种表演方式都能一饱眼福。

在这块迷人的土地上，生活着同样迷人的藏族同胞。千百年来他们生息于斯，繁衍于斯，以极其罕见的坚韧精神和独特的艺术创造，来装饰这片壮美的土地。丰富的建筑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编织艺术、藏族神话、传说和民歌加上这个雪山民族宗教观念和审美情趣质朴而自然的流露，以及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劳动的内心世界的直接表述，给人幽深弥远的古文明感和精神享受。当你看到周围强壮的穿藏袍的牧民、黑岩石般的牦牛、白云朵般的羊群，还有牧民最心爱的骏马和獒犬时，看到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崇山峻岭时，看到雪山圣湖时，你所感受到的绝不是你在喧闹的大都市中现代化的居室内可以想象出来的。

去藏域旅行真正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当我们终于摆脱身边的繁杂琐事，在雪山、草原之间充分享受自然，畅快地呼吸大自然的清爽之风的时候，也会对世界产生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看法。这样的旅行的确能起到纯净心胸、开阔视野的作用。对于初次涉足藏区的内地人来说，要克服许多你想象不到的困难。这里没有发达的交通，没有繁华的商业区，很多地方甚至还没有像样的旅馆，没有电，更没有室内卫生间，再加上高山缺氧带给人们的种种不适，可以说，雪域之行也是一次探险和向艰苦世界的挑战。当然，这些也是探索者向自然的挑战，向生命的挑战。尽管你游览过许多美丽的地方，但你如果没有在雪域高原的生活体验，那真是一种缺憾。当你走在那片古特提斯海升腾的年轻高原上，周围簇拥的皆是世界上最大的山峰时，那种神圣感只属于自己。从高原回来后，我确信，哪怕有更多艰险，更多恐惧，也不能阻止我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再次前往藏区。

去藏域之前幻想神秘，去藏域之后在神秘之上又增添神奇。

我想，只要有眼脱身，只要不失去对自然的亲近与向往之情，雪域，我还要再去。



1、坦荡荡的湖、宁静静的山



2、一朵形如馒头的积云



3、雨过天晴



4、静静的湖水冰凌柔滑



5、新路海旁连绵起伏的山峦

QUE ER SHAN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ren.com